

典籍外译中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

——以戴思博《茶经》法译本为例

郭小黎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0日

摘要

《茶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茶学专著, 具有重要的跨文化阐释价值。本文以戴思博2023年法译本为对象, 借助阿皮亚“深度翻译”理论, 考察其阐释实践。研究发现, 译者通过副文本有效突破了目标读者的认知屏障, 但过度阐释亦削弱了原作留白与译文流畅性。本研究认为, “深度翻译”虽为典籍外译提供了可行路径, 但在实践中亟须在“文化传真”与“可读性”之间构建动态平衡。

关键词

深度翻译, 《茶经》, 戴思博, 中国典籍外译

Research on Thick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A Case Study of Catherine Despeux's French Translation of *Cha Jing*

Xiaoli Gu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0, 2026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extant systematic monograph on tea in China, *Cha Jing* possesses significant value for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pretive practices within Catherine Despeux 2023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work, utilizing Anthony Appiah's theory of “thick transl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the translator effectively overcomes cognitive barriers for the target audience through the use of paratexts, instances of “over-interpretation” tend to diminish both the

文章引用: 郭小黎. 典籍外译中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206-213.

DOI: 10.12677/ml.2026.149915

aesthetic “emptiness” (leaving blank spaces)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overall fluency of the target text.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while “thick translation” provides a viable path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ability” in practice.

Keywords

Thick Translation, Cha Jing, Catherine Despeux,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自唐中期约 758~761 年撰成以来，对中国以及世界茶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意义深远。(沈冬梅, 2012)该书以凝练的文言语言，对茶树栽培、制茶工艺、饮茶方式及茶器使用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融汇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与礼仪观念，使“茶”首次突破日常饮品层面而成为具有文化与思想内涵的审美对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茶经》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茶学体系的形成，也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典籍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茶经》逐渐被译介至英语、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语境。由于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地缘关系，中国的饮茶文化与《茶经》较早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1]，使其对《茶经》的接受与研究较为系统。英语世界的译介起步较晚，成果丰硕，最具代表性当属威廉·乌克斯(William H. Ukers)节译本(All About Tea)及弗朗西斯·罗斯·卡彭特(Francis Ross Carpenter)的全译本(The Classic of Tea)。相比之下，《茶经》的法语译介与研究仍相对有限。目前可见以中文原典为基础完成的法文全译本，主要为法国汉学家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分别于 2015 年与 2023 年出版的两个版本。后者在基本保留原有译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补引言、注释、插图等副文本内容，对文本涉及的历史地理、器物制度与文化背景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于同年获得法国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体现出较高的学术认可度。

目前国内关于《茶经》外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茶文化传播、茶学术语翻译及典籍外译策略等层面，对法语译本的专题研究相对不足；而针对副文本如何参与文化意义建构、译者如何借助注释与引言实现文化阐释的讨论则更为有限。事实上，戴思博 2023 年译本并不仅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更通过大量副文本手段重构原作的历史文化语境，使译文兼具翻译与解释功能。这种通过扩展文化说明以增强目标语读者理解的实践，与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念具有较高契合性。

基于此，本文拟以戴思博 2023 年《茶经》法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深度翻译”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其如何通过引言、注释与图像等副文本手段实现文化阐释，并进一步探讨深度翻译在中国典籍法译中的价值、限度及其实践启示。

2. 戴译本及其“深度翻译”取向

戴思博(1945-)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荣休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尤其以道教思想、中国医学史、养生文化及身体观研究著称。其研究涉

及道教内丹术、气功、禅宗修行、中国传统医学以及中古时期宗教与社会关系等多个领域，兼具思想史、宗教史与文化史研究视野，在中国传统生命观与修身文化研究方面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除学术研究外，戴思博亦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与传播，翻译了包括《伤寒论》《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在内的多部中国古典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译介上具有深厚积累与长期实践。尽管《茶经》并非其主要研究方向，但其既有的学术积累为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撑。正如她在访谈中所言，其在道教与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茶在唐代语境中的精神内涵，尤其是茶与宗教修行之间的关联，这种理解进一步帮助她把握文本所营造的审美氛围与文化意境。

从译本生成的具体语境来看，戴思博对《茶经》的翻译并非出于预设的学术规划，而是在特定出版语境下形成：随着近年来西方社会对茶文化兴趣的持续升温，相关出版需求逐渐增加，出版方因而推动茶学经典文本的译介工作。在此背景下，译者接受邀请完成了2015年由法国里瓦日出版社(Rivages Poche)出版的法文译本。此后，基于对《茶经》文本价值的进一步认识，戴思博主动推动该书进入法国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中华文库”(La Bibliothèque chinoise)系列。该丛书由法国美文出版社于2010年正式立项、2011年推出首批出版物，由程艾兰、马克·卡林诺夫斯基、斯特凡·弗耶拉斯联合主编，收录先秦至清末的中国代表性典籍，涵盖文史哲、军政、医药、历算等传统学术领域，采用中法对照体例，是当代法国推介与传播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汉学译介工程。在持续修订与完善的基础上，戴思博于2023年推出新版本，这一再版并非对原有译文的大幅重写，而主要体现在译文之外的补充：如增加引言、扩充注释体系，并辅以图像材料，以强化读者对文本所涉物质文化与历史语境的理解。该版本同年获得法国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界对其学术价值与翻译质量的认可。

上述变化表明，戴思博在两次译本之间的调整重点，并不在于语言层面的修订，而在于通过副文本手段拓展文本的解释维度。这种以注释、引言及图像为核心的阐释性补充，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原作语境的系统重建。从翻译理论视角来看，这一实践路径与夸梅·阿皮亚(Kwame Appiah)在其1993年提出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念高度契合。阿皮亚指出，翻译不应局限于语言转换本身，而应通过多层次的文化说明，将文本置于其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其意义生成的条件与背景。^[2]换言之，深度翻译就是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3]。相较于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以目标语受众的“无障碍心理反应”为归宿、主张抹平文化差异以追求译本的自然流畅与传播效率，“深度翻译”明确拒绝将译文处理为透明的语言载体，而是主张保留源文本的文化异质性。而与韦努蒂同样反抗目标语归化霸权、强调保留“异域感”的“异化翻译”相比，“深度翻译”的介入机制与侧重点亦有本质不同：韦努蒂的“异化”主要作用于文本内部的语言与句式规范，试图通过表层语言的“阻抗性”与“陌生化”来打破目标语的文化垄断；阿皮亚的“深度翻译”则超越了纯粹的语词转换与文本内阻抗，转而依托密集的副文本(如导言、详注、学术考证)搭建历时性的历史与文化语境。由此可见，“深度翻译”既非奈达式以受众为导向的“传播效率型”路径，亦非韦努蒂式以语言抗争为核心的“文本政治型”路径。

在此意义上，戴思博2023年译本对《茶经》的处理，正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深度翻译”取向：其通过系统性的注释与引言，不仅弥补了目标语读者在器物、地理与历史知识方面的缺失，也在更深层面上重构了文本所依托的文化语境，使译文由单一的语言转化转向兼具解释功能的知识呈现。由此，译者的角色亦由“语言转换器”转变为“文化阐释者”，其译本不再只是对原文的再现，而是对原作意义的一种扩展性建构。这一特征为后文从文本内外两个层面对其“深度翻译”策略的具体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3. 戴译本的深度翻译表征

3.1. 引言

法国文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其代表作《门槛》(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中提到,副文本是连接文本与读者的重要媒介,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辅助信息,更在于引导读者进入特定的理解框架,控制并影响文本意义的生成与接受过程[4]。作为副文本的重要要素,引言在译本中承担着独特的“中介”与“定向”功能,是读者进入正文本的第一道“门槛”,也是读者预先了解正文本的一个“窗口”,还是译者研究的重要资料[5]。在典籍翻译中,由于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文化距离,引言因而成为译者进行文化阐释的重要空间。深度翻译强调通过必要的解释与补充,将文本重新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而引言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戴思博 2023 年版《茶经》法译本的引言共五十余页,篇幅远超一般译本对于作者生平或成书背景的简要介绍。从内容结构来看,其并非单纯服务于文本说明,而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阐释体系,该引言的“深度”主要围绕下三个维度展开:

其一,社会网络与主体身份的勾勒:译者在引言前段统介绍了陆羽的生平经历及其所处的盛唐时代。然而译者并未止步于生卒年月的考证,而是敏锐地捕捉到陆羽与当时僧侣阶层,文人群体的交往关系。通过对作者身份与社会环境的补充说明,译者帮助法国读者理解《茶经》产生的文化土壤,从而避免将其简单视为一部关于饮茶技术的实用手册。

其二:宏观历史脉络的梳理:引言中段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时性梳理。译者从茶树起源、饮茶习俗演变、唐代茶叶生产与流通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将《茶经》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由于这些背景知识并未在正文中得到系统呈现,因此引言实际上承担了知识补偿功能,帮助目标语读者建立理解文本所必需的历史文化认知。

其三,宗教哲学与精神内核的阐释:在引言后段,戴思博发挥其作为中医与道教研究专家的学术优势,重点剖析了茶文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道教思想的内在精神联系。她深刻阐释了茶在宗教修行、文人审美以及个体生命安顿中的哲学隐喻。这种解释已经超越了语言转换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呈现文本意义生成的文化逻辑。

综上所述,戴思博所撰写的导论并非译本正文之外的附加说明,而是其“深度翻译”实践的战略前沿。通过对作者、时代、历史背景及思想文化语境的系统补充,译者在读者进入正文之前便搭建起理解《茶经》的知识框架,从而缩小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由语言翻译向文化阐释的延伸。

3.2. 注释与术语表

如果说引言通过宏观历史叙述为读者预先建构理解框架,那么注释与术语表则进一步承担微观层面的文化阐释功能。注释的位置与形式直接影响译文接受效果。按照位置与类型,可将其分为脚注、尾注与夹注(括注)[6]。考虑到阅读流畅性与页面排版,戴译本多采用脚注,对茶树品种、历史人物、古代地理、典籍出处等文化负载信息进行即时补充。正文之后又专门设置“人物词汇表”、“引文文献词汇表”、“地理索引”及“植物索引”等多个辅助系统。译者并未将两者视为彼此独立的副文本形式,而是在导论中明确指出:“对于整部译作,尤其是汇集茶事轶闻的章节,读者可参阅附录部分:一方面是收录文中所引人物简要生平的词汇表,另一方面是列出陆羽撷取这些轶闻所依据文献的书目词汇表”。译者主动引导读者在正文与术语表之间建立关联阅读,由此形成“正文-注释-术语表”的多层解释结构。

中国古籍中常有以物喻物的传统,如陆羽写茶“树如瓜芦”、“花如白蔷薇”。对此,戴思博在页下

注中打破了纯文学翻译的局限，直接引入了国际通用的现代植物学双名法进行科学校准：“D’après les pharmacopées et les dictionnaires de botanique chinois, il s’agirait de *Camellia sinensis* var. *macrophylla* Sieb....” [7] (指明其为大叶茶变种)。这种利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植物分类学话语来翻译中国古代本草知识的作法，极大增强了译文的科学可信度。而对于正文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典故与历史人物，译者摒弃了单纯依靠音译导致文化内涵抽空的传统做法，通过《人物词汇表》进行深度的历史生平还原。从译本附录的文本实践来看，戴思博采用了极为严谨的名物学考证格式。例如，在处理唐代以前文人主体的翻译时，她不仅给出了法语拼音与汉字原名，还精确标注了历史生卒年及文本出处。以作家鲍令晖为例，译本附录原文呈现为：

“Bao Linghui 鮑令暉(morte vers 456)

Femme écrivain, sœur cadette de Bao Zhao, un poète réputé...”, 译者在词条中不仅详述其籍贯(Shangdang 上黨)、生平，还进一步考证指出其《茶经》中提及的《香茗赋》«Rhapsodie du thé parfumé» (Xiangming fu 香茗賦) dont il est question dans Le Classique du thé est aujourd’hui perdue” (现已佚失)，并给出了互文参考书目。这种“深度”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语义翻译，译者通过补充此类在西方文化中处于完全缺省状态的主体背景，成功将孤立的专有名词还原为具有历史血肉的文化生态网络。

综上所述，戴思博在《茶经》法译中，形成了“页下注负责即时技术考据、术语表负责后方系统建档”的微观双轨机制。高密度的页下注提供了横向的跨学科互文，而带有精确数字化段落索引的术语表则提供了纵向的系统检索。通过这种立体化的知识补偿体系，译者在微观层面上彻底拉近了法国读者与唐代古籍之间的认知距离，完美践行了深度翻译强调“文化语境微观重构”的基本理念。

3.3. 地图与插画

如果说导论与注释主要通过语言文字实现文化阐释，那么地图与插图则借助视觉符号参与意义建构，共同构成译本深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深度翻译多关注序言、注释等文字性副文本，而戴思博 2023 年版《茶经》法译本进一步引入地图、器物图像及历史图像等视觉材料，使文化阐释突破语言层面，形成文字与图像协同作用的多模态阐释体系。对于《茶经》这样高度依赖物质文化背景的典籍而言，这种视觉化补偿不仅有助于降低阅读难度，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原文读者所共享的认知经验，从而实现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传递。

地图的设置有效弥补了目标语读者对于中国古代地理空间认知的缺失。《茶经·八之出》密集罗列了唐代八大茶区的繁复州郡名(如“山南以峡州上……浙西以润州上”)戴思博通过在译本中增设的 6 幅系统化地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时空语境的视觉重构。这些地图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递进阐释逻辑。译者首先通过“陆羽行迹图”与“卷八茶产区总图”勾勒出唐代茶文化的总体宏观版图；随后，针对文本中极为错综复杂的具体茶区，依次绘制了“山南道茶产区图”以及淮南道、浙西与浙东道、剑南道等区域地图，文字注释无法明晰的“空间邻近性”与“流转路线”，在图像模态中一目了然。这种空间视觉化，有效缓解了历史地理隔阂带来的理解偏差。

此外，插图的运用进一步实现了对《茶经》物质文化内涵的视觉补偿。《茶经》不仅是一部茶学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唐代物质文化的重要文献。书中对风炉、茶碾、茶磨、茶釜、茶盏等器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然而，这些器物大多脱离现代西方读者的生活经验，即便译者能够准确完成语言转换，读者仍难以凭借文字描述建立具体而完整的认知图像。在这种情况下，插图便成为连接文字与实物的重要桥梁。译本所收录的大量器物图像及历史图像，不仅呈现相关器具的外观形态，也帮助读者理解其结构特点与实际用途。视觉图像由此突破了语言表达的局限，使原本抽象的文化概念获得具象化呈现。对于《茶

经》中所涉及的茶事活动而言，这种视觉化阐释能够帮助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其操作流程与文化内涵，从而增强译文的可理解性。

综上所述，戴思博在 2023 年版《茶经》法译本中所设置的地图与插图，并非单纯出于版面设计或阅读趣味的考虑，而是服务于译本整体的深度翻译策略。通过将空间信息与物质文化信息视觉化，译者突破了传统文字阐释的局限，实现了从语言补偿向视觉补偿的延伸。地图与插图因此与导论、注释等副文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多模态的阐释体系，使目标语读者能够在语言理解之外进一步进入《茶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

4. 戴译本价值、限制与平衡

戴思博 2023 年修订版《茶经》法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并荣获汉学界最高学术奖项之一的“儒莲奖”。通过将译本的副文本实践与译者的口述史料进行互证，该译本的学术与传播价值呈现出深刻的解构性：其核心贡献并非单纯的语际符号对等，而是借助多模态副文本实施了对异质文化认知图景的全息化修复。根据本研究对戴思博教授的独家访谈实录，该译本的生成机制蕴含着一个“从市场订单到学术经典”的范式转移。戴思博坦言，该译本最初并非由其主动选择，而是源于出版市场在西方“茶文化热”驱动下的商业订单。然而，译者作为严肃汉学家的学术自觉，重构了文本的属性。戴思博指出，在 2015 年首版(大众普及本)与 2023 年修订版之间，纯文字正文的语际转换“几乎没有变动”(pratiquement rien changé)，其核心质变完全取决于多模态副文本的规模化增补——即大量考据注脚、宏观引言与 6 幅地图、18 幅插图的植入。这种海量副文本的堆叠，成功将一部针对大众市场的轻度读物，确立为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崇高地位的“严肃学术工具书与参考书”。正如评论家 Camille Douzelet 与 Pierrick Sauzon 所言，该译本凭借极具系统性的副文本架构(涵盖陆羽生平传记、唐代茶具精细图解、产地分布地图及多维学术索引)，成功为目标语读者铺设了一条通往中国茶文化的认知路径。在具体的阅读体验上，评论认为该书实现了“知识性与诗意的统一(très à la fois instructif mais aussi poétique)”[8]。

然而，任何翻译策略都是一种基于权衡的符号博弈，“深度翻译”之所以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其核心概念词“thick”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双重含义[8]：它在正面表意上指向“历史语境的厚重、文献学考据的深度”；但在负面生态中，则不可避免地暗含着结构上的“笨重、黏稠以及因信息过载而导致的臃肿”。从汉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阈出发，戴思博坚守“无研究则无学术翻译”的严谨实证主义立场，将规模化的宏观引言与微观释义解构，确立为引导异质文化读者打破既有认知局限、实现“深度重构性阅读”的必备阐释工具。然而这种走向极端的“厚/笨”翻译策略，在强力补充学术知识的同时，在客观层面上依然对《茶经》文本的东方异质美学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介入：

其一：意象的过度阐释对中国典籍审美留白的物理扼杀：本研究将“审美留白”界定为一种根植于中国古典美学“虚实相生”与哲学“言不尽意”脉络下的文本结构机制。从传统文论演进来看，它涵盖了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的“文外之重旨”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本质是以语言符号的极简与节制唤起无限的意象空间，正如宗白华在论述中国绘画时指出：“中国画最重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9]留白是“意象”生成的必经之路，即“言不尽意”与“大音希声”的哲学体现。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形容茶树“树如瓜芦，叶如梔子”，本是一种基于修辞美学、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空间的文学意象。然而，深度翻译倾向于将所有隐性文化信息彻底“显性化”与“去谜化”。当译者在副文本中通过现代植物学双名法将其强行锁定为科学、冰冷的 *Camelliasinensis* var. *macrophylla* Sieb., 并巨细靡遗地考证其“极度苦涩(très âpre et astringent)”的味觉属性时，虽然在纯知识与科学层面达成了汉学研究者眼中的“文化传真”，却彻底消解了中国古典散文中的意象之美。深度翻译在“知识性”上的过度澄明，实质上剥夺了西方读者的自主解读空间与文学审美快感，

导致原作的东方审美留白荡然无存。

其二，高频学术信息拦截对文学连续阅读体验的介入：在传统纯文字读者的认知加工中，文学经典的阅读体验高度依赖文本流动的连续性。戴思博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由于《茶经》涉及大量法国读者完全不知道的地理、名物和历史人物，因此她必须进行海量的背景补充。然而，当这些繁复的历史度量衡换算、唐代各道水路交通网络考证、以及对数百个词条的段落坐标数字化索引大面积占领前卷和注脚时，原本具有散文美感的《茶经》在视觉和心理层面上不可避免地被异质符号“拦截”。这种高强度的知识介入，让文学性的文学沉浸体验严重退化为了干瘪的学术文献检索，读者在获得扎实学术知识的同时，不得不牺牲掉文本作为文学经典的流畅感。

其三，文本属性的偏移：由于前置的 6 幅地图、18 幅器物图、数十页的宏观导论、高密度的页下注以及文后繁复的学术术语表在总体篇幅上远远超过了《茶经》正文，译本的整体符号形态发生了解构性倾斜。它在法语世界从一部让人修身养性、体会东方生活美学的文学散文演变为了严丝合缝的“唐代茶业历史与技术考证报告”。这种从“文学美学”向“历史知识”的位移，是深度翻译策略为了跨越异质文化鸿沟、追求汉学高度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面对“知识的厚度”与“审美的流畅”之间天然的张力与冲突，戴思博在受访时提出了一条极为深刻的宏观见解：“不能在不做研究的情况下做出好翻译，甚至应当花上 10 年的时间去磨出一部好翻译，以给出扎实且可靠的文本”。这种视翻译为严谨科学研究的态度，为未来的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全球数字化与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代语境下，译者应当在继承这种严肃汉学考证精神的同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多模态动态平衡策略：首先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文学文本的流动性，译者在正文页下注的设计中应当保持节制，仅保留维持最基本跨文化认知加工所需的即时性信息。而将版本校勘、深度的历史生平考证、跨文献的互文深挖，大量向文本后副文本倾斜——正如戴思博将庞大的人名、文献、地名、植物归入文后学术术语表的做法。通过这种“前轻后重”的空间异步分流，将阅读的选择权重新还给读者：普通大众可顺畅通读正文并保留文学体验，而汉学研究者则可利用文后带有段落精确坐标检索的数据库进行深度检索，从而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其次，译者在动笔前必须对潜在读者群拥有清晰的预期，正如张晓红所述，典籍外译首先需考虑对外出版的目标读者，他们对此是否会关注，理解和接受[10]。深度翻译带来的“笨重感”是否会转化为负面的阅读阻碍，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译本的目标受众定位，戴思博在访谈中提到，她对该译本的定位是面向汉学研究者与深度爱好者的“严肃学术参考书”，这一汉学自觉启示我们，平衡“厚”与“轻”的首要策略在于译本定位的精准分流。对于旨在推动异质典籍“进入西方学术史、文献史”的译作，应当坚定地践行高密度的深度翻译策略，以知识的绝对真传确立中国经典的学术尊严；而对于旨在跨文化大众传播、强调生活美学体验的译本，译者则应克制介入，克制对古典意象进行现代科学主义的过度拆解，将阐释权还给读者的审美感悟。

5. 结语

本研究以法国汉学家戴思博 2023 年版《茶经》法译本为切入点，在阿皮亚“深度翻译”理论视阈下，系统考察了副文本在该译本中的生成机制、阐释实践及其表现形态。通过对译本的文本细读、副文本布局考察与译者一手访谈史料的互证，本研究得出以下三项主要结论：

首先，戴思博 2023 年版《茶经》法译本展现出明显的学术化转型特征。相较于 2015 年面向大众市场的普及本，2023 年版虽在语际转换层面的文字正文调整较少，但通过宏观引言、微观学术注脚与多模态视觉图像的系统性增补，译本的工具书属性与文献学参考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这种以严肃文献考证为核心的“深度翻译”实践，有助于在法语世界中重建中国典籍的历史文化参照系，并增强了外译经典

在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度。

其次,深度翻译策略在跨文化阐释中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效应。阿皮亚笔下“thick”概念所蕴含的“厚重”与“笨重”之辩证张力,在戴译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一方面,高密度的副文本介入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扎实的知识支撑与语境还原;另一方面,这种侧重于“知识性”的过度阐释,在客观上也对中国古籍原有的“审美留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高频的学术信息拦截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文本阅读的流畅感与读者的审美沉浸体验。

最后,戴思博译本在实践层面上为应对上述张力探索了相对可行的动态平衡路径。译者通过“正文随文简注、文后系统建档”的空间异步分流机制,以及“图像前置重塑物质空间、文字专职渲染诗意”的多模态分工模式,尝试在汉学研究的严谨性与文学文本的可读性之间建立弹性联系,从而缓解了信息过载对文本流动的冲击。

综上所述,戴思博教授在翻译中所秉持的“无研究则无学术翻译”的实证主义立场,深刻揭示了典籍外译作为一项跨文化阐释工程的复杂性。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以及当代读者古籍认知习惯发生变迁的背景下,《茶经》戴氏法译本的副文本实践,不仅为法国读者理解唐代物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图景,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平衡“文化传真”与“文学接受”、实现深层次海外传播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汉学个案。

参考文献

- [1] 何明星.《茶经》跨文化传播的历程、特点与启示[J].人民论坛,2021(23):104-107.
- [2] Appiah, K.A. (1993)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16, 808-819. <https://doi.org/10.2307/2932211>
- [3] 王雪明, 杨子. 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 中国翻译, 2012, 33(3): 103-108.
- [4]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5.
- [5] 王俊茗, 曹丹红. 法国汉学家雷威安《聊斋志异》全译本的副文本功能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6(1): 87-95.
- [6] 孔文齐. 副文本视角下的《论语》外译研究——以三个西班牙语直译本为例[J]. 外语研究, 2026, 43(1): 100-106.
- [7] Lu, Y. (2023) Le Classique du Thé, Catherine Despeux. Les Belles Lettres.
- [8] Douzelet, C. and Sauzon, P. (2023) Le classique du thé de Lu Yu paraît aux Belles Lettres. <https://asiexpo.fr/le-classique-du-the-de-lu-yu-parait-aux-belles-lettres/>
- [9] 宗白华. 徐悲鸿与中国绘画[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51.
- [10] 张晓红, 刘金龙. 典籍英译对外出版的读者定位——以《三国演义》的英译为例[J]. 中国出版, 2015(14): 29-32.